

平型关，抗战旗开第一功

“首战平型关，威名天下扬；首战平型关，威名天下扬……”《八路军军歌》中，这一句被反复吟唱。平型关，怎样一个关？在这里，经历过怎样一场战斗，让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中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？6月26日，记者一路西行，踏上寻访之路。

从山西灵石县城出发，一路向西，天阔云低，盘山公路悠长曲折，远眺依稀能见得山顶已经废弃的古长城、烽火台。到达白崖台乡时已临近日中了，这里就是平型关大捷遗址所在地。

平型关大捷的主战场其实并不在关隘之上，而是在关前一条长约7公里、名为乔沟的深沟内。站在山坡上，如不是讲解员提醒，很难发现那条深深的沟壑。即便有意识地去寻找，也只能看见一片郁郁葱葱的灌木……

当地人告诉记者，这沟有10多丈深，山道曲折回旋于山涧底部，最窄处仅能通过一辆汽车，山上随便扔块石头，对沟底路上的人都是极大的威胁。因为地形太过险恶，这条路早已被荒弃不用了。然而当年，训练有素的日军竟然选择了从这样一条险途，大刺刺地长驱直入，这其中，也可见日军的狂妄。

狂妄有因。彼时，日本刚刚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，中日两国实力对比悬殊。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内，一张以师为单位的中日两国兵力装备对比表，详细地列出两者间的差距：中国军队1万余人，日军2.2万余人；步骑手枪，我军3821支，日军9476支；轻机枪，我军274挺，日军541挺……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装备，日军都数倍于我军，倘若只看这些硬件差距，这场战斗八路军无异于以卵击石，胜算无几。

只是人员和装备上的差距。1937年7月，在经过充分准备后，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不到一个月，就已占领了北京、天津，随后兵分三路向纵深推进，叫嚣“3个月内灭亡中国”。国民党守军的连连败退，让民众心里惶恐不安。91岁的白崖台村村民乔兴成告诉记者：“听说小鬼子要来了，全村人心惶惶，因为那时觉得我们不可能打得过鬼子。大家都担心这个地方不能住，只能背井离乡了。没想到这一仗八路军赢了！虽然村里不少房子被烧，但村民心却定了。”

这一仗不仅让白崖台村村民“心定了”，更让全国抗日民众“心定了”，因为这是全国抗战以来，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利。人民群众太需要这样一场胜利，用它来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，增强和振奋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；八路军指战员太需要这样一场胜利，用它来证明在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九死一生的考验后，八路军抗战的决心和实力，并作为最好的政治动员。然而，我们凭什么取得胜利？沿着当年115师的布防之路走来，记者在老爷庙前、小寨村边探访寻踪：

在纪念馆半景画馆，用现代科技手段还原的战斗场面里，我们看到了答案——闪电暴雨，为夺取老爷庙高地，官兵冒着6架敌机的轰炸奋勇冲锋……

在讲解员毛春桃对英烈遗物的深情讲述中，我们听到了答案——二营五连连长曾贤生，指挥全连战士用手榴弹炸毁日军十余辆汽车，手榴弹用尽后，他率领20名大刀队队员冲入敌群……

在老爷庙前斑驳的石碑上，我们找到

了答案——“我三营指战员前仆后继，浴血奋战，全营连排干部大部分牺牲，原有140余人的九连仅剩10余人……”

“熊旗五游，以象罚星，士卒以为期。旗，是将军号令的标志，是士兵作战进攻的依据。我们军队的旗帜上从来不缺敢打必胜的信念……”平型关大捷纪念馆里一面褶皱的旗帜前，记者遇到了前来参观的87岁的原雁北行署专员王善。老人对纪念馆很是熟悉，他告诉记者，这面旗帜属于战后被授予“平型关大战突击连”光荣称号的九连。2015年“9·3阅兵”中，作为10支英模部队方队之一，该连官兵大踏步走过天安门广场——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。“小伙子们看着就精神，70多年过去了，那份敢打必胜的信念，那股子血性劲头还在！”王善说。

那份血性、劲头不仅在九连，更已融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血脉：

汶川地震，面对未知的、根本就不具备伞降条件的复杂地形，“十五勇士”的决然一跳中，可以看到这股血性；

国际维和，申亮亮、杨树朋等官兵迈向环境恶劣、战乱频繁的任务区的坚定步伐里，可以看到这股血性；

南方洪水，广大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昼夜奋战将百姓背出险境的肩膀上，可以看到这股血性……

80年，弹指一挥间，虽不能沧海桑田，却也将十里古道浓荫遍布、盘山公路削山建起。旧日战场，又一批应征青年前来参观，他们凝神聆听历史的足音，激情依旧，热血仍殷。（据《中国国防报》）



东北抗日联军打击日伪军



全国抗战开始



平型关大捷



百团大战



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

一封抗战家书的讲述——

他说，我的身上还有儿子的温度

我是一封纸页泛黄的抗战家书，静静地躺在四川省建川博物馆的中流砥柱馆里。我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，除了作为抗战史料供世人去追忆那段岁月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寻找我的主人，龙光贞。

“龙光贞，四川省宣汉县芭蕉乡蒿坝村人，1933年参加红军。”在我身旁的说明牌上，短短几句话概括了主人的一生。但若你有时仔细读一读我，就会对我的主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。

“不知大人身体康健否？家中情形生活怎样？”“我的大兄在家务农耕种……近年我家年岁收成如何？”……不难看出，主人笔端流露出对家人深深的牵挂与思念。但日寇的侵犯阻隔在他和家人之间，让他忠孝不能两全：“把日寇赶出中国，才能回家侍奉大人，才报养育之恩。”

只是，当主人在1938年6月27日将我从宁夏固原寄往四川老家后，就再没了消息。主人的父亲龙有礼只能通过我，了解到他的二儿子当时在八路军129师285旅770团3营9连，正准备开赴抗日前线，“与日寇拼死命才能保卫家乡和领土”。但之后关于主人的一切，他不得而知。一直到抗战胜利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，天天坐在家门口等待的老人家，都没能盼到他梦中的那个身影。他只能在思儿心切时，把珍藏的抽屉里的我拿出来，看一看，摸一摸。他常说，我的身上还有儿子的温度。

其实，在老人家不时对我呢喃的自言自语中，我了解到不只是为了他的二

儿子龙光贞加入了红军，小儿子龙光成也和哥哥一起参加了革命，也一样没有回来。1974年，老人家去世前带着满腔遗憾把我托付给侄子龙天玉，希望家人能继续寻找和等待我的主人。龙天玉此后多次把我寄给各大报纸，求助寻找主人的下落，但因部队编制不断变化，经过多次查询后依旧没能找到任何线索，只知道主人所在的部队曾参加过惨烈的万源保卫战，爬过雪山走过草地，抵达陕北后作为西路军的主力参加了西征。

2010年，主人的家人决定将我捐出来，除了希望增加我的“曝光率”以便获得些许线索外，也想通过我让世人去了解那段峥嵘岁月，感知当时抵御外侮的热血儿女有着怎样的家国情怀。之所以选择捐给建川博物馆，则是想让主

人离家乡更近些。

来到建川博物馆后，我终于知晓，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国军人近300万，其中只有少数有番号 and 姓名记录的烈士得以魂归故里，大部分没有妻儿、没有后代。因此，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，曾在哪里为祖国奋勇杀敌。

“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英雄就这样一直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。”从主人的家人手中接过我时，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曾这样感叹。但我觉得，主人一直都在，在每一个驻足于我面前默默注视的目光里，在每一个对祖国富强念兹在兹的中华儿女心里。（据《解放军报》）

英烈 颁奖辞



左权

(1905—1942)

山西有县，名为“左权”。遥想当年，将军提笔伏案，字字星光闪；提枪冲锋，枪枪敌眉间。百团大战，声东击西，百里铁路尽瘫痪；烽火太行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间。奈何戎马一生英年早逝，以身殉国，殒殁辽县十字岭。千山低头，万壑泪泉，为记坚贞不拔之毅魄，辽县更名左权县。八路军抗战牺牲的最高将领，誓洒热血卫苍生。而今，太平盛世，“左权”百姓更思左权！



彭雪枫

(1907—1944)

毛泽东、朱德赞誉他为“中华民族英雄，共产党人好榜样”。陈毅说：“吾党匡天下，得君亦俊才。”创报刊、办学校，以笔为剑，无数青年才俊在他的影响下奔赴抗日前线。他历经长征二万五千里，攻占娄山关、直取遵义城、横渡金沙江、飞越大渡河。悲哉！英雄却倒在了胜利到来前的黎明，英魂永驻八里庄。文武兼备，一代英才；功垂祖国，泽被江淮。他被人们誉为“永不飘落的红叶”。



杨靖宇

(1905—1940)

白雪皑皑，掩不住满腔热血，北风凛冽刮不走气吞山河。他凭借卓尔不群的谋略胆识和骁勇善战的英雄气魄，带领部队长期转战在白山黑水间，威名远扬，打得日军心惊胆战。不惧饥寒、不畏生死，他在茫茫无垠的雪原中只身与日军周旋5天5夜，誓死捍卫祖国的东北防线。牺牲后，日军将他剖腹泄恨，却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、树皮和棉絮，那一刻，英雄的不屈令日军也震惊垂泪。时至今日，他依然是那个叱咤东北的抗日战神，山河永记的民族英雄。



袁国平

(1906—1941)

谁言书生不当，力挽狂澜尽忠诚。他出身毫末却胸怀天下，从戎黄埔、首义南昌、发展红军丰功在，纵横湘鄂赣边、抗敌江南、坚持革命壮志存。他曾说：“如果有一百发子弹，要用九十九发射向敌人，最后一发留给自己，决不做俘虏。”激战之中，他身负重伤，为不拖累部队，举枪就义。袁国平，这位年仅35岁的新四军高级将领，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铮铮誓言。



桂干生

(1911—1945)

巴山蜀水立奇功，华北战场捷报传。智慧过人、一身虎胆是他的名片，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对他而言更是家常便饭。脱光上衣、手持冷刃，他是敢死队中的“桂疯子”，身先士卒、夜袭前线，是战友们口中的“夜老虎”。8次负伤，遍体弹痕仍然坚毅骁勇，最终血洒同蒲路。他用战斗的一生诠释了一名军人的不灭信仰：就是死，也要死在战场。